

是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，在唐宗两朝十分流行。其源出

唐傳奇箋證

吳小如
題

周紹良·著

史書不但是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，也是著名的唐宗傳奇研究專家，本書是他凡十年研究的結晶，除了對唐宗傳奇全面的介紹外，對各篇的校箋考訂，有許多独到的論述。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“唐传奇”是我国唐代

新兴的一种文体，

是用文言写作

的短篇小说。在

唐宋两朝十分流行。

其源由

唐傳奇箋證

吳小如
題



“志怪

情世态和社会生活的

方方面面，流传

下[207.4] [207.6] 许多脍炙

人口的名篇，并成

周绍良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传奇笺证/周绍良著. 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0.5

(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丛书)

ISBN 7-02-002815-2

I. 唐… II. 周… III. ①传奇小说-文学研究-中国-唐代②传奇小说-校勘-中国-唐代 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9995 号

责任校对:绛云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31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

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定价 19.80 元

唐传奇简说

一 何谓“传奇”

文学在李唐王朝这一时代，是非常灿烂而多彩的，在创作方面，勃长起各样新兴的文体，如曲子词、变文等等，而“传奇”也就是新兴文体的一种。

说到“传奇”，我们不能不由小说这一问题谈起，它是由这里演变下来的。小说之名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从所列目录来看，性质完全着重在历史故事这一面，班固在小叙中说：

小说家者流，盖出于稗官，街谈巷语，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。

既然是“街谈巷语、道听涂说”，大多只是涉及个人的行动和言谈，可见所谓“小说”，并不是指艺术上有意识的创造，它的体裁与内容还是和述史一样只是作一些闻见的记载，名为小说，只不过是在史的范围之内又加以某种性质之区别而已。不过《汉志》所载小说，今并亡逸，无从知其真相，如果就刘向所撰《说苑》来看，仍不外细碎之言。

一直到六朝，这样的写作方法并没有什么发展，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也还是这一体裁，简单地记述一个人的一言一行，却没有什么细节的描述。

文学当然是发展的，不会限制在这种单纯的形式上，于是除

了记述史事故事外，在小说范围里，逐渐生长出一些别有的文体，虽然在流传的数量上并不很多，但已表现了人们在创作上的想象力，这就是记述一些讽刺性的笑话之类作品，像汉邯郸淳《笑林》这类作品，它突破了当时小说的“掇拾旧闻”，或者“记述近事”的“丛残小语”的框框，进入带有虚构、夸张色彩的创作道路。同时由于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感受，加以一些不能理解的神奇现象，于是又有一派述异、志怪的记载，如晋张华《博物志》、《列异传》、干宝《搜神记》之类的作品产生。加之这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，为发表个人意见，创作一些带有箴规性质的笔记，如北齐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这样的作品。像这些文体，风起云涌，由魏、晋以迄隋代，代有作者，盛行不衰。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作品在文艺创作上，每一时代都比前一时期要跨进一步，它由单纯对事实的记述，发展到多样化，从“街谈巷语、道听涂说者之所造”而趋向有意的创造，这种发展，都是可检验的。虽然如此，但总还是像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四〇子部小说家类小序所说：

迹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：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……中间诬谩失真，妖妄荧听者因为不少，然离劝戒。广见闻、资考证者，亦错出其中。

所以，老实说，这些作品，离所谓真正的创作，还是很远的。

这类作品，到了唐代，不单没有衰竭，而是更蓬勃兴盛，比过去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据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子部小说家类所载，唐代作品凡八十五种，另外还有一些后来认为是小说而当时却列入史录杂史类（如李肇《国史补》等）或经录乐类（如南卓《羯鼓录》）的，所以估计约当在百种左右，从体裁方面来说，可以说是无不兼备，但从内容讲，却并未开创什么新局面，只是仍然沿

着旧的写作方法写的。

当然，社会是在发展，唐代中期之后，文艺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，原有体裁也不能适应和容纳新的思想意识，在提倡古文运动和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两重动力压力之下，为适应新的需要，新的文体就产生出来了，在旧的小说的老枝上长出一个新芽，这就是“传奇”文学，它是综合了过去一些小说体裁而产生的。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把它的特征概括为：

小说亦如诗，至唐代而一变，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，然叙述宛转，文辞华艳，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，演进之迹甚明，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，胡应麟《笔丛》三十六云“变异之谈，盛于六朝，然多是传录舛讹，未必尽幻设语，至唐人乃作意好奇，假小说以寄笔端。”其云“作意”，云“幻设”者，则即意识之创造矣。

又云：

传奇者流，源出于志怪，然施之藻绘，扩其波澜，故所成就乃特异，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，谈祸福以寓惩劝，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，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，甚异其趣矣。

鲁迅之说，抓住了传奇的根本特征，即一、有意识的艺术虚构，二、丰富生动的细节描写，三、美的文体和美的语言。根据鲁迅的说法，如果再加以细分引伸，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六点：

一、具有一定内容的奇情故事，并且故事是想象中可能有的，但其情节曲折，又不是一般的发展和结果。

二、故事内容上要有一定的真实性，但同时也带有一些理想和虚构。

三、不同于只是客观的记事和述异、志怪，但又不是寓言、神仙传说一类东西，它是创作，而不是纪录或报导。

四、较深刻地表达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现实面貌，客观地描绘出人物内心活动。

五、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作者本人思想、认识和看法。

六、有丰富的词藻和文采，有时虽带有当时流行的骈俪词句，但多半具有新兴的散文风格，并且有较长的篇幅。

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的作品，才构成我们今天所称的“传奇”，否则只是过去那些《世说》、《博物志》、《列异传》一流体裁的作品的重复或继续而已。即使有稍长篇幅，也不是“传奇”。

鲁迅编的《唐宋传奇集》就是这个标准，的确把唐代传奇大致集中在这里，而不属于“传奇”性质的却没有阑入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怎样严格的把“传奇”与“小说”区分开的。

鲁迅指出了“传奇”的特征，也区分出什么是“传奇”和什么不是“传奇”，可是后来治文学史者，不独没有从鲁迅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，却相反地竟又混淆起来，有的把传奇与所谓小说仍扯在一起，有的则把“小说”作为“传奇”的代词，虽然不错，但从“志怪”、“述异”等角度看，则完全分不清了。早则有《唐人小说》，近则有《唐宋传奇选》，事实上他们是没认识到鲁迅所划定传奇的特征。如张读的《宣室志》、皇甫氏的《原化记》等只是“志怪”一类的小说，袁郊的《甘泽谣》、薛用弱的《集异记》、皇甫枚的《三水小牍》等只能算“纪录异闻”的小说，虽然它已经比前代的这类作品在篇幅上加长许多，但从实质上看不是传奇。

二 “传奇”名称之由来

过去的一种说法，都认为“传奇”这名称是由唐裴铏所作一本小说集的名称来的，最初见于宋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：“范文正公为《岳阳楼记》，用对语说时景，世以为奇。尹师鲁读之，曰：‘传奇体耳’。《传奇》，唐裴铏所著小说也。”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裴铏《传奇》条也说：

尹师鲁初见范文正《岳阳楼记》，曰：“《传奇》体耳。”文体随时，理胜为贵，文正岂可与《传奇》同日语哉！盖一时戏笑之谈耳。《唐志》三卷，今六卷，皆后人以其卷帙多而分之也。

他们把尹师鲁的一句话和裴铏的著作书名联系在一起，于是后来谈“传奇”的就本着它而不疑，一直到最近还沿袭这种说法。实际陈师道对尹师鲁的话并没懂，误认为所说“传奇”就是裴铏的那本书，而不知尹师鲁所指乃是另外一篇作品。

我们知道唐元稹写过一篇莺莺故事，它的名字有人题作《会真记》，其实这名字起得很晚，大概直到明代才有的。原因是莺莺故事“有张生赋《会真》诗三十韵”和“元稹亦续《会真》诗三十韵”语，因之被题名作《会真记》。原来这篇作品是存在《太平广记》中的，标题作《莺莺传》。按《太平广记》当时编制体例，篇名一般均用篇中人名，所以《莺莺传》之名，显然是编者所加，并不是元稹原本名。《太平广记》引录各篇，在它每篇末尾一向都注明出处，惟独《莺莺传》的出处，却由于后来传刻时佚失，因之它的出处无从知道，所以也没法查出元稹原本的标题是什么，而

这篇作品，元稹自己集子里也没收，那么它究竟叫什么，当然无从得知了。

现在根据宋曾慥所编《类说》，才知道元稹这篇作品是收在唐陈翰编《异闻集》中的，《太平广记》当从《异闻集》辑入。这篇作品在《异闻集》上标题就是《传奇》，从一些旁证，也说明是的。如宋赵德麟《侯鯖录》卷五，全卷皆为有关莺莺故事，它的标题就是：

《辨〈传奇〉莺莺事》

里面收录王性之的文字，题目也正是

王性之作《〈传奇〉辨正》

文中还说

元微之所（“所”字下当脱“作”字）《传奇》莺莺事……

文中并一再提到“传奇”这一名词。另一段《元微之崔莺莺〔商调蝶恋花〕词》也说：

夫《传奇》者，唐元微之所述也。

这里就证明宋曾慥《类说》里的《异闻集》所标题作《传奇》，是元稹题莺莺故事的本名，并且到宋代时候，大家也还知道它的标题是《传奇》，而尹师鲁所指的“《传奇》体耳”句，正指的是这篇作品。莺莺故事保持这《传奇》的标题，一直到元代，在元好问《遗山乐府》卷中〔江梅引〕词前序文还是这样说：

“骨化形销，丹诚不泯，因风委雾，犹托清尘。”是崔娘书词，见元相国《传奇》。

他指出“骨化形销”四句是元稹《传奇》原文，可见到元代还是以《传奇》名篇的。大概后来陈翰《异闻集》全书佚失，《传奇》之名

遂泯，而裴铏之书独传，更加陈师道错误的领会，遂以为“传奇”之名是由裴铏书名而来。

现在可以肯定，“传奇”之名是由元稹的小说篇名来的，但把这类创作称之为“传奇”应该还是到宋朝才有，尹师鲁所说“《传奇》体耳”，“传奇”二字下加一“体”字，说明当时把这一种创作形式与原来“小说”区分开了。

关于“传奇”的产生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这样说：

据记载，当时有这样一种风气，“唐之举人，先借当时显人，以姓名达之主司，然后投献所业。逾数日又投。谓之‘温卷’，如《幽怪录》、《传奇》等，皆是也。盖此等文备众体，可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。”（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八）这种情况，虽未必普遍如是，却也可以看出当时文坛上的显贵人物已有嗜爱传奇小说者，而知识分子并可以此作进身之阶，这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。

赵彦卫认为写作传奇是由于它“文备众体，可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”，可以作应试举子“温卷”之用，因而刺激了传奇的创作。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符合事实。现代首先引用这一种说法的是陈寅恪《读莺莺传》（现收入《元白诗笺证稿》），他根据宋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的记载，认为传奇之作，对唐代科举取士之道有一番促进作用。自此以后，治文学史的都承袭这一说法。实际我们考研一下今日流传的一些传奇，它的写作年代是不是作者在应试举子的时代，赵彦卫的说法就大可考虑了。沈既济写《任氏传》时已经是“建中三年，既济自左拾遗……适居东南”的时候；李景亮写《李章武传》是“既事东平丞相府”之后，其时早已以“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擢第”；李益在大历（766—779）中是“年二十”，蒋

防写《霍小玉传》时李益已“至于三娶”，蒋防在长庆年间（821—824）已由中书舍人外贬，可见这篇传奇的写成也不是在他应试的时候；李公佐写他一些传奇是任“江西从事”一段期间里；陈鸿祖写《东城老父传》其时已任主客郎中之职；元稹撰《传奇》的时候任校书郎；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上自己明白结衔是“前监察御史”；裴铏编《传奇》时任高骈从事。相反却没有一篇可以考见是举子们在显达之前写出的。所以赵彦卫笼统把一些传奇都认为是“行卷”、“温卷”的作品，是不符合实际的。

不过《云麓漫钞》所说也不是没有根据，他所说的《幽怪录》乃是指李复言《续玄（幽）怪录》而言，《中国文学史》编者因下文有一“等”字，遂以“传奇”与《幽怪录》并列，而加以书名引号，这就错了，事见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甲：

李景让典贡年，有李复言者，纳省卷，有“纂异”一部十卷。榜出曰：“事非经济，动涉虚妄，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。”复言因此罢举。

这里所说“纂异”即《云麓漫钞》所说“《幽怪录》传奇”，李复言以之投献，希望主试者能从这里看到他的史才、诗笔、议论，不料反以“事非经济”僨事，连举也罢了。赵彦卫所举大概就是这件事。陈寅恪援引来证明传奇普遍作为士子“温卷”之用，事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当时士子们“行卷”、“温卷”大概还是以诗赋为主，如岐王告王维：“子诗清越者，可录数篇，……同诣九公主第。”（《唐才子传》卷二）就是要他以诗“行卷”的。

三 作者与作品

唐代传奇根据它的历史发展情况,大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:

(一) 初盛唐时期

初盛唐时期,这是传奇初步发展时期。作品流传下来不多,内容还带有六朝志怪小说气息,虽然艺术上不够成熟,但已逐渐注意到人物形象的描绘与故事结构的完整。

《古镜记》

《古镜记》,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二〇收之,题作《王度》,出自《异闻集》。现存唐代传奇中最早的一篇作品,作者一向认为是王度,太原祁人,文中子通之弟,东臯子绩之兄,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三七唐顾况《戴氏《广异记》序》:

国朝燕公《梁公四记》、唐临《冥报记》、王度《古镜记》、孔慎言《神怪志》、赵自勤《定命录》、至李庾成、张孝举之徒,互相传说。

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附《稗边小缀》因两《唐书》皆无度名,遂据《古镜记》本文疑度即由隋入唐之王绩,后来治文学史的也都从其说。按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四类书类载:

《古镜记》一卷,未详撰人,纂古镜故事。

宋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二二八《经籍考》子部类书类则著录:

《古镜记》一卷。晁氏曰:未详撰人,纂古镜故事。

马端临似未见原书，只据晁氏书目转录而来。但《崇文总目》卷三小说下收：

《古鉴记》一卷，王勔撰。

“鉴”即“镜”字，因宋人避讳所改。又宋郑樵《通志》卷六六《艺文略》史类食货部货宝项下也说：

《古鉴记》一卷，隋王勔撰。

所以根据宋人记载，除了两部书没提到作者姓名外，其余两部书都著录是王勔作品，因之《古镜记》作者，自是王勔无疑，顾况虽是唐人，颇疑其误以书中人物姓名混为作者之故。

考王勔乃文中子通之孙，初唐四杰勃之兄，见《旧唐书》卷一九〇《文苑传》附《王勃传》：

王勃字子安，绛州龙门人。祖通。……勃六岁解属文，构思无滞，词情英迈，与兄勔、勳才藻相类。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：“此王氏三珠树也。”……万岁通天二年（六九七），綦连耀谋逆，事泄，勳坐与耀善，并弟勔并伏诛。勔累官至泾州刺史。

他正是唐人，郑樵《通志》云为“隋”人，盖误。

故事内容记述一面古镜降妖、伏兽、显灵、治病以及映阴阳变化诸种灵异，它虽在叙述中透露出一些社会活动与民间疾苦影子，但主要多在宣扬迷信和天命无上的消极思想。作者按时间顺序将古镜灵异的十二段独立故事连贯成篇，比起六朝志怪的零篇散札，在组织结构上有了进步，显示出传奇的初起形式。

《补江总白猿传》

《补江总〈白猿传〉》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子部小说家类著录：

《补江总〈白猿传〉》一卷。

未著录作者姓名。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史部传记类：

《补江总〈白猿传〉》一卷。有不详人撰。述梁大同末欧阳纥妻为猿所窃，后生子询。《崇文总目》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。

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子部小说家著录：

《补江总〈白猿传〉》一卷，无名氏。欧阳纥者，询之父也。询貌类猕猴，盖常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笑，此传遂因其嘲广之，以实其事，托言江总，必无名子所为也。

他误认为“托言江总”，按题目乃“补江总”，是江总原有《白猿传》，此则续而补之意。此《传》现有单行本，收入明长洲顾氏《文房小说》中，云据宋本复刊。按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四四实收之，题作《欧阳纥》，当是编者改题，注云“出《续江氏传》”，似亦由单本录入者。

唐末陈翰编《异闻集》，多收各传奇文，如诸名篇，率在其中，惟《补江总〈白猿传〉》，就宋曾慥《类说》，宋无名氏编《绀珠集》所收《异闻集》按之，均未载，似未入录。

猿盗妇人之说，早在汉代即有这种传说，焦延寿《易林》：

南山大獫，盗我媚妻。

晋张华《博物志》卷三更有详细记载：

蜀山南高山上，有物如猕猴，长七尺，能人行健走，名曰猴獫，一名化，或曰獫獫。同行道妇人有好者，辄盗之以去，人不得知……。其年少者终身不得还，十年之后，形皆类之，意亦迷惑，不复思归。有子者辄俱送还其家，产子皆如人。有不食养者，其母辄死，故无不敢养也。及长与人无异。

梁任昉《述异记》也载有相同故事，文字略简，可见猿盗妇人之说流传颇为普遍，但何以又转嫁于欧阳纥身上，原因盖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说，欧阳询形貌寝陋，有类猕猴，当时人且用为嘲谑，于是创作了这篇传奇。这个故事一直到宋代还在民间流传着，宋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卷十：

静江府叠彩岩下，昔日有猴，寿数百年，有神力，变化不可得制。多窃美妇人，欧阳都护之妻亦与焉。欧阳设方略杀之，取妻以归。余妇人悉为尼。猴骨葬洞中，犹能为妖。向城北民居，每人至必飞瓦，惟姓欧阳人来则寂然，是知为猴也。张安国改为仰山庙。相传洞中猴骨宛然，人或见，眼忽微动，遂惊去矣。

这是民间传说，一直到宋代还在流传，其主角人物亦姓欧阳，可见在写作《补江总〈白猿传〉》时就是根据民间传说来的，要一定指为对欧阳询的人身攻击的作品，似未必然。

故事写梁将欧阳纥妻为白猿所劫，欧阳纥率兵入山，掩杀白猿，而妻已孕，生子如猿，聪明绝人。作品思想内容虽在搜奇猎异，但通过欧阳纥失妻后的痛愤和不避艰险，终于夺回妻子的描写，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挚爱，与《古镜记》相比，已开始着重描绘人物的活动，情节也颇见曲折；描写白猿所居环境的幽险也颇形象，是一篇粗具规模的传奇作品。

唐代以前，一向是没有以描绘爱情为内容的小说，当然像《西京杂记》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还是叙事，到了唐代传奇产生才可说是正式有爱情小说。从时代背景来说，一则由于市民文学的兴起，再则是只有在这样的时代，才适合产生这样的作品。

这样的传奇，当以《游仙窟》为最早，全文共万余言，体近骈

俚。唐时流传日本，书凡数刻，中土向无传本，日本河世宁曾据以补《全唐诗》，清杨守敬著录于《日本访书志》才引起人们注意。

原书题“宁州襄乐县尉张文成作”，世因认为张鹭（约660—741间在世）所撰。鹭字文成，深州陆泽人，两《唐书》并附见《张荐传》。据《传》云：鹭儿时，梦紫文鹭鹭，其祖谓是儿当以文章瑞朝廷，因以为名字。调露初，登进士第，授岐王府参军。八举皆登甲科，大有文誉。调长安尉，迁鸿胪丞。凡四参选，判策为铨府之最，员半千谓人曰：“张子之文，如青钱，万选万中。”时目为青钱学士。然性褊躁，不持士行。姚崇甚薄之。开元初，御史李全文劾鹭讪短时政，贬岭南。旋得内徙，入为司门员外郎，卒。鹭下笔敏速，言颇诙谐，大行于时，后进莫不传记。新罗、日本东夷诸番尤重其文，每遣使入朝，必出重金贝以购其文。惟浮艳少理致，论著亦率诋诮芜秽。《大唐新语》亦称鹭治转洛阳尉，有咏《燕》诗，其末章云：“变石身犹重，衔泥力尚微。从来赴甲第，两起一双飞。”时人无不讽咏云云。今鹭之书传于世者，有《龙筋凤髓判》十卷及《朝野僉载》六卷，而《游仙窟》一卷无传，其目也不见史志及诸家著录。然据两《唐书》，既称日本、新罗争传其文，而《新语》咏《燕》与《龙筋凤髓判》之作，浮艳鄙背，与此篇辞旨正复相同，据此则《游仙窟》之出于张鹭，当属可能。著作不署名而署字，虽有常道将《华阳国志》之例，但亦非习见。

故事叙述奉使河源，途中投宿仙窟，与神女邂逅的经过。其中多通过书信投赠、诗句对答来表现男女调情之事，实际是体现了封建文人纵酒狎妓的生活，所以色情成分极其浓厚。它还不是以写爱情为内容，不过略有一点倾向而已。重要的是，从作品上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，开始了有意识的创作，内容基本上脱离了志怪而转向现实生活的描写，这在传奇发展的过程中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(二) 中唐时期

中唐时期，是唐代传奇的繁盛时代，作者纷起，产生了一些有名的作品。这一时期的作品，从内容说，现实人生的主题占据了主要地位，即使谈神说怪，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。

《枕中记》与《任氏传》

首先提到的该是沈既济，《新唐书》卷一三二有传：苏州吴人（《元和姓纂》作吴兴武康人），经学该博，以相炎荐，召拜左拾遗、史馆修撰，建中二年（781）炎得罪，既济亦贬处州司户参军。后入朝，位礼部员外郎，卒。撰有《建中实录》十卷。他作的传奇传世有两篇，一名《枕中记》，一名《任氏传》。

《枕中记》载《文苑英华》卷八三三，《太平广记》卷八二亦收之，题作《吕翁》，文字略有出入，注“出《异闻集》”。宋曾慥编《类说》卷二八收《异闻集》有此篇，题作《枕中记》盖《吕翁》之名，是《太平广记》编者根据全书以人名命题的体例改易的。此篇后来如《唐人说荟》、《唐代丛书》、《龙成秘书》、《无一是斋丛钞》等书俱收之，而撰人改题“李泌”，盖本之复刻本《虞初志》，明人刻书好妄题作者，实不足为据。

这篇传奇在文学史上影响颇大，在唐代即认为是成功的作品，李肇《国史补》下就说：

沈既济撰《枕中记》，庄生寓言之类；韩愈《毛颖传》，其文尤高，不下史迁。二篇真良史才也。

得到这样评价，在一般传奇中是没有的，尤其是以之与韩愈《毛颖传》相比，可见时论之高。《文苑英华》本是不收这类传奇文章，却独录此篇及陈鸿《长恨歌传》。